

落羽杉是高大的乔木，它的叶片在枝条上排列得像羽毛，冬季连枝叶一起脱落，如羽毛飘落，故称落羽杉。秋冬之际，绿叶转红，有的棕黄色，有的古铜色，在冷寂的季节里落羽杉色彩鲜艳，树干挺拔，羽叶簇生。横柯上蔽的众多树种里，落羽杉树形秀美，风神潇洒。

到武汉，我想去江夏青龙山森林公园看看落羽杉，听说那里的落羽杉颜色浓郁，游人不多，有山林野趣。

杉树，我从小就很熟悉，村口就有一片杉树林，针叶如刺，从树根到树梢都是针状叶片，稍不留心就被挂、被刺，很少有人钻进杉树林玩。杉树林深处更是密匝匝的，找虫子吃的鸡才能进去，人只能在外面看看。它也开花也结果，那种与叶片颜色混杂在一起的花果，不中看，还不能吃，引不起我们注意。

后来认识水杉，高而直的大树，不长刺。在长江入海口的堤坝上，夹岸高生，秋冬时节，起风了，堤岸一夜之间铺满了水杉褐色的落叶，与斜坡上深绿色的沿阶草相映成趣。堤岸下方是成片的夹竹桃，夏秋之际，洁白的、鲜红的花朵也铺张成花的海洋。现在是冬天，枝头叶片依旧，它们有点灰头土脸，静默而矜持地站在堤岸的低处，过了季节的夹竹桃学会了怎样在热闹的地方自处。

很多人从城区骑车三十多公里，赶来看这些睡在水泥地上的落叶，拍照，野炊。顺便到江海交汇处的芦苇荡里捉螳螂。

杉树、水杉我早就熟悉了。落羽杉，我最近才留心。行前查了一些资料，了解水杉和落羽杉的区别。杉树叶子是针形，坚硬的；水杉的叶片宽多了，是长条状的叶片，柔软的；落羽杉的叶片是狭窄的条形，比水杉细，也是柔软的。这样说，还是不甚了了。得仔细看它的叶子是如何排列的，才好区分。水杉的叶子是对生的，落羽杉的叶子是互生的。对生，就是长在同一枝条上的两片叶子头对头，叶柄长在一处；互生，长在同一枝条上的叶子是错开的，叶柄一上一下。我学习了很多关于落羽杉的知识，看了不少图片，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谁拍了落羽杉，就赶紧去点赞、询问，可就是没有看到一棵真的落羽杉。这次，我要去江夏青龙山看看它们。

青龙山森林公园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城关纸坊镇东南，总面积有两万多亩，这地方原来是林场，漫山遍野都是树。公园分为八分山、青龙山和大花山三个片区，单是乔木的数

量，估计跟十亩麦地里的麦苗棵数一样多，我则是十亩地里的一只蝼蛄，要爬多久才能认识这片林海呀。何况这里不只是一棵乔木，马尾松、水杉、香樟、苦楝、木樨、泡桐、柑橘、板栗、黄连木，虽然跟我生活的城市所见树木大同小异，但如此密集呈现，还是让我这只蝼蛄感到惊讶。

我在安庆长大，在上海工作，到武汉出差，这些长江中下游的城市，我到了哪个街道都不陌生，植被基本一致，连行道树都一样，要么梧桐要么香樟。不像到了福建广东，榕树还好辨认，像蓝花楹、红楹（凤凰木）、盆架树，一下子就让街道陌生起来。有人根据饮食区分南北，有人根据方言辨识东西，我是根据植物来认识周围的。街道上只要是香樟树、法国梧桐、广玉兰，楼盘差不多，店铺面目大同小异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有什么区别呢？

但你看了一棵树的树冠都是淡紫色的雾，冬天里树梢上全是火红的花，你会迷惑，这是在哪里呀？

我在福州看到街上有一种陌生的树，当地的朋友告诉我，这是盆架树，也叫糖胶树，六月开花，一股腥臭味，像石楠花的味道，其实是夹竹桃科的乔木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还是感到陌生。

陌生的树如果变得熟悉起来，我就融进了这座城市，走在异乡的街头，也像在故乡。但那要多久啊。有多少陌生的树，我不认识，有多少陌生的地方，我没去过。你看那天上的星星，它们都在发光，咫尺，却是多少光年的距离。陌生人，比一望无垠的麦地里的麦苗还要多，我们擦肩接踵，彼此之间也有光年的距离，永远不会说一句话。

如果骑驴，走路，就会一步一步认识周围世界的改变，这种渐变会让人接受陌生，心跳和脚步一致，眼光才能与认知一致。空间的改变原来要用半个月、一个月的时间去适应，现在，乘飞机、坐高铁，迅速来到陌生的城市，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”两个小时的事，太快了，让人有点迷乱。

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迅疾的生活方式，但大脑皮层的深层记忆有时不免释放一些固执的信息，我这是在哪里？我为何在这里？

听，斑鸠、喜鹊、大山雀，青龙山的鸟，跟崇明岛上的鸟叫得一模一样。我最熟悉的珠颈斑鸠“咕咕咕，咕——”的呼唤，让我觉得自己还在东平森林公园里散步。不不不，这里是武汉，是江夏。

公元759年，李白流放夜



月光城 散文

去江夏看落羽杉

冯渊

郎途中遇赦放还，在江夏逗留时遇见了长安故人、时任南陵县令的韦冰，写下了“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，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”的诗句。李白到武汉，人生暮年、潦倒晚景，还要去“槌碎黄鹤楼”“倒却鹦鹉洲”，为的是消胸中万古愁。

我没有李白的酒量和气魄，内心没有怨愤。我到江夏，是来跟这里的同行交流，要认识一些陌生人，我交流完了，很快离开这里，谁也不曾认识。他们可能会记下我说的某句话、某个观点，从而记住我这个人；我盯着一双深邃的眼睛看，想，他在认真听我讲话？也许他只是眼窝深陷。

我心情平静，在正事办完之后，到江夏森林公园来看落羽杉。

秋冬之际，公园里的三角枫、鸡爪槭、乌桕树的叶子都红了，远远看去，与柏树、竹子、香樟、木樨这些常绿的树种相比，颜色更加鲜明，特别是晴好天气，蓝天莹洁，日光澄鲜，暖暖的鲜红色、绯红色、橙黄色、紫铜色、绛紫色，层次分明、浓郁的色块，是老天笔下的油画。

哪一棵树都好看，大片的暖色更好看，眼前多是槭树、枫树、乌桕树，水杉也很多，树冠毛茸茸的。为何非得去看落羽杉？

林子太大了，没有导游，看导览图，不辨南北。今天是工作日，游人不多。遇两位姑娘，找背景，摆姿势，笑靥如花。

这些红壤上，乔木的根能扎得很深，略显贫瘠的土壤怀抱了千万棵大树，它们挨着土就能生长，就能年复一年地长大长高长粗，每棵乔木都有它的领地，所以，任何两棵大树都是遥相致意，再好，也不能彼此拥抱。

人群里，微笑的、温柔的脸，刀削斧刻的、坚毅的脸，都忍不住多看一眼。森林里，很多树很孤独，虽然万木环抱，但没有一个怀抱。

落羽杉是能怀抱的树，我突然想。这棵树和那棵树，树干疏离，但是树冠蓬松，蓬松的树冠在天上交会了。一大片落羽杉的叶子，在风里，在阳光下，彼此触摸，发出温柔的絮语，幻化出漫天飞舞的红羽。这些轻盈的羽毛轻微振动，是落羽杉微笑时眨动的睫毛；这些层次分明的红色，是它们朴实的脸膛，两腮上恰到好处的一点羞怯。

水杉是笔立的，树冠瘦小，它们是一些孤傲的树，

每棵修长、矜持。当它们的叶子落尽，干枯的树干就像老年落魄的绅士，黑瘦，沉默。

落羽杉的枝杈不光向高处长，还朝四周水平生长，即使落尽了叶子，那些毛细血管一样的细碎枝杈，还会使落羽杉在深冬时节保持世家残存的体面。

我有多想在陌生人群里看到鲜活的、微笑的、深刻的脸，就有多想在森林公园里看到能怀抱的、会眨眼的、温暖的落羽杉。

这是我远道而来非要去看看落羽杉的原因？

纸上谈兵。

看了网上的视频和文字介绍落羽杉，我想象万亩林场的某个角落，落羽杉正披着节日的盛装，对，初冬，就是它们喜庆的节日。某个角落，它们在“深山发红萼”。

树，也需要目光的爱抚。我去看它们，就像去见“暗里回眸深属意”的人，是践约。

我这样随意走着，无边的森林其实不会在乎我，就像一大块麦子不会在乎一只蝼蛄。蝼蛄，深夜仍然会振翅发出求爱的音乐。

我有点轻微的焦虑，天色渐晚，还要返回城里的宾馆，我不能像蝼蛄一样夜宿深山，那，落羽杉林到底在哪里呢？

簌簌簌，极轻微的声音，是谁碰了落叶？抬头看，一只小松鼠在梧桐树上飞行。它不是爬，是在飞。从枝干到梢头，有时还将身体贴在摇动的叶片上行走。粗大的尾巴让它看上去很可爱，不像老鼠，尖细的尾巴和牙齿，小小的眼睛，让它看上去既奸又坏。同是啮齿类，它们在人心唤起的感受完全不同。我盯着松鼠看，不敢发声惊扰了它。树林的海洋里，它就是鱼；高远的天宇里，它就是鸟。它属于微笑的、快乐的族群。

它发现了我，并不在意我的存在，趴在很细的枝条上，朝我眨眼。我朝梧桐树踹了一脚，想吓跑它，树干丝毫不动，松鼠得意地看着我落荒而逃。

一直到闭园，我都没找到落羽杉。我看到了很多槭树、枫树和乌桕，还有水杉，它们都是红色的、紫色的或者铁锈色的。就是没有找到落羽杉林，这是一次失败的行旅。千里迢迢满怀热望去看心上人，却吃了闭门羹。

幸好我今天过来，并未向任何人透露我是来看落羽杉的。